

苏枕书 《书问京都》序(下)

□吴从周

这本书里的京都,跟热闹的旅行消费符号几无关系。书中所涉,一部分是年年举行的祭典,比如吉田神社的节分祭、春夏秋三季的书市,以及长居于此的日常生活与人情往来。另外则大多与书和学问有关,京都自古是日本文化的中心,这里聚集着来自中国、朝鲜半岛的书籍与知识,并孕育出新的文化风景。书中也写到去各地图书馆、博物馆搜集资料、查询档案的见闻。在京都买书、读书,并以此为基点,去探索更广阔的世界,我很羡慕。

2020年之后,世界发生了不小的变化,这在书中留下了非常鲜明的印记。疫病带来的变化,不仅是宏观、抽象的世界格局如何变化,还有日常生活的习惯与记忆如何被改造。因此,这一年的记录有其独特的价值。防疫措施不断提醒人们这是非常时期,人与人之间需保持距离,而日本“紧急事态宣言”的反复与无效又造成普遍的疲惫。信里写到,有一次电车遇到跳轨事故而延误,广播里不断给等待的乘客道歉。在活着的人听来那语气是客套谦恭,但一想到刚有生命逝去,这种“道歉”是如何的残忍——死亡在别人眼中只是“麻烦”。这或许是日本社会特有的疏离与冷漠,我不能确定。但能抵御日常荒谬之事的,可能也是日常坚持的一切。人的创造与善意,总会带来温情、希望。

书里还写到了曾经一起经历的旅行,其中很多细节我已想不起来,看到文字,才还原至丰富鲜活。这也充分说明了记录的意义,如果生命被遗忘俘虏,那么每一天的流逝则难免近于没有意义的重复。

我最喜欢的篇章,是《异乡人的西云院》,仿佛曲终奏雅,让人遐想此后的乐章。西云院是我跟枕书多次去过的地方,院内花木葱茏,四时不绝,尤其是夏天的荷花,最令人难忘。我从未留心院内的石像,而枕书偶然发现一尊石像下面的台石刻着“杏山王键南”“大明国”等字。之后她翻检各种资料,搜集到这位明人在京都生活的寥寥几条记录。从中大略可知王键南是一名医生,明末自福建渡海来日本,在京都继续行医,很受人敬重。他在京都大约生活了十二年,最后葬在西云院。他为什么来,为什么没有回故土,又如何辞世,都无从得知。西云院本就是在历史中被裹挟至此的朝鲜人所创,后来也专门收留来自中国、朝鲜的亡魂。我们熟识的京都友人每到春天,就会想念故乡的香椿。我们也叹息过日本人居然不大吃杨梅和丝瓜,不知在京都生活过的这位福建医生是怎样面对异域风物、故国之思?异乡人总是“在”而“不属于”某地,同时他所“属于”的地方,又在世事推移中无法返回。全球流动的今日,这样的故事越来越多,益成常态。最终,这种天长日久的悬置和抽离,反倒成了身之所托,心之所寄。

向虚无处求实在,在无着落处得真意。就好像梦中听见“扑”的一声,想是瓶中牡丹凋谢,醒来果然如此。(本次发表有删节)

481

我可以接受作为动词的“爱”,也可以接受作为名词的“爱人”,但对于作为名词的“爱”,我有些迟疑。除了爱的行为和爱的对象,“爱”在哪里呢?“爱”是什么呢?还有一个孤立存在的“爱”吗?

482

死是大事,最大的事。尽管如此,死,并不能真正改变我们对于生的态度。

在死亡阴影的笼罩下,消极的人

可能放弃努力,但积极的人会更加付出努力;自私的人可能放纵自己,但自尊的人会更加约束自己。

483

我们无法感觉死亡。我们要么方生,感觉不到死;要么已死,已没有感觉。死亡的感觉就是没有感觉。

死亡一直伴随着我们,离我们很近很近,但我们就是无法感觉到它。

484

我试过看一出日剧,只是开头的几个

读书如此美丽系列之四九八



新书快读



小说六讲

王安忆著
上海人民出版社



公共卫生史

[美国]乔治·罗森著 黄沛一译
译林出版社

本书整理自王安忆的六堂公开课讲稿。对写作的兴趣从什么地方源起?如何建设一个小说的世界?为什么要关注类型小说?怎样才称得上一本好小说?小说写作能不能教与学?作为小说家和教育者,王安忆在课堂上坦诚分享自己的经验,带领读者探寻小说与生活之间的通道,体验阅读与创作的乐趣。

平生记

饶平如著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这是饶平如的遗稿,可以说是他的自传,记录了他的一生。作者以平和细致的笔调,铺展出一部从出生到死亡的个人史,时间跨越一个世纪。历史的风雨飘落在一个普通人身,其间种种,构成了一代人不平凡的记忆。最终这一滴水又重新汇入时代的洪流之中……

从流行病学的古老源头,到职业健康、母婴保健、营养学的兴起,从人口统计的诞生,到第一次国民健康调查、第一套地方卫生行政体系、第一个国际卫生组织的破土,作者细数公共卫生史上的重大里程碑,展现政治、经济、科学、思想背景下的卫生大历史,讲述一个关于挫折与前进、迷茫与奋战的故事。

金瓶梅的艺术:凡夫俗子的宝卷

孙述宇著
民主与建设出版社

本书是一部对于《金瓶梅》的赏析文集,作者使用比较文学的手法,将《金瓶梅》置于中国传统文学和世界名著两个广阔的文学维度中,深入浅出地阐述《金瓶梅》杰出的文学高度。作者体察人性的深不可测,尤其是对宋惠莲、应伯爵、李桂姐等非主要人物进行解说,透彻地洞悉《金瓶梅》所包含的同情、慈悲和救赎。

反读书记(一六八)

□胡文辉

镜头,情节还未展开,甚至角色也未真正出场,但我居然已觉得感动。我顿时明白,最易让我们感动的是——情境。

我看电影或电视剧,不那么重视演员,觉得故事才是最重要的。吸引我看下去的,不是演员,而是故事,如果故事不好,即便是喜欢的演员,我也未必会看下去。而现在我又明白,吸引我看下去的虽是故事,但让我感动的却不是故事,而是故事展开过程中的某些具体场景,也就是情境。

这就是为什么,就算是烂片烂剧,有时一些老套而煽情的段落,也足以击中我们的内心,那就是情境啊!

南沙沟遗物今何在(一)

□钱之俊

我曾发表过一篇文章《杨绛:散尽身外物》,对杨先生身前处理遗物情况做了一个梳理,依据是《杨绛:永远的女先生》这本文集。2020年5月,遗嘱执行人之一吴学昭,给“杨绛姐”写了封信(《文汇报》2020年5月18日),汇报了执行情况,使我们对杨先生身后遗物处理情况,有了更清楚的认识。

在杨先生去世后的第五天,吴学昭和另一位遗嘱执行人,还有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陈旭派来的两位年轻助手,进驻南沙沟寓所,按照杨先生的嘱咐,清点处理遗物。他们从保姆小吴那里接受了杨先生的存折、存单,连同后来单位发的丧葬费、抚恤费等,一并捐给了清华大学“好读书”奖学金基金。他们进驻钱家后,加班加点,和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二部以及清华大学档案馆、图书馆人员一起,及时将被清点过的珍贵文物和重要的书籍、文稿、资料运送回馆,妥善收藏。

这些遗物的分配,应该是杨先生身前就安排好的。比如我之前提到的捐赠国家博物馆的物品,很多在杨先生身前并没有给博物馆。那么,国家博物馆现在一共收藏了钱锺书和杨绛的哪些遗物呢?吴学昭信中交代,收藏在国家博物馆的文物有:他们使用的印章,读过的书籍,汉语及英、法、德、意、西等语种的字典、辞典,包括那部长达2662页、满布钱先生批注的韦氏《国际英语大辞典》;杨绛的作品手稿,包括在“文革”中失而复得的《堂吉诃德》中译文手稿;他们的读书笔记、记事本、零墨散笺、诗词手迹;他们所获得的奖章、证书;珍存的父辈纪念书物,如《复堂师友书札精华》,杨荫杭1909年留美学生证,先辈的行状墓铭、文献笺疏、函札手稿等。还收藏了不少相片、衣物、文具、生活用品和各种证件,他们的衣服,杨先生为亲友通关起卦的牙牌;钱先生的眼镜,用过的笔墨纸砚,图章印泥;杨先生的针线盒、笔袋、老花镜、放大镜,理发用的剪刀、推子;还有名片,以及从居民身份证、选民证、干部退休证、老年优待证、南沙沟小区出入证,直到居民死亡证等各种证件,粮票、面票、米票。所有这些,统装入1938年从巴黎带回的那只欧式老旧木箱中,一并运送回国博收藏。